易學四同

易學四同卷之七

浙東後學李本輯録　門人會稽楊節校正

文言傳

文言者先儒皆以爲孔子所作謂文言之傳錯雜彖象反覆成文也惟歐陽氏以爲非聖人之言蓋引春秋傳爲證穆姜始徃東宮筮之遇艮之隨曰於周易爲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本襄公九年事而孔子之生後十

有五年贊易又在其後則四德之釋非孔子之言矣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歸於穆姜而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也今按左傳與文言不同者性以善爲體以會爲德二字耳穆姜以爲周易必非夏商時語也其以四德言或亦有所受歟孔子因有是言而引以論乾之四德義亦未爲不可但後章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彖傳已有其語矣孔子安得自爲釋義乎又云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則下與時舍二言乃并初爻之傳文窮之災也一言亦无妄上爻之傳文而仍襲以附於文言則必非孔子之所作矣故文言傳者所以申說孔子彖爻傳之義而其辭文者也其言合於聖人者多不合於聖人者少亦猶歐陽氏謂繫辭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蓋講師所傳亦有得其精者而不能无附會於其間故爾其有加子曰者亦與繫辭同故歐陽氏又曰文言若孔子自作不應自謂子曰乃講師自為問答之言其說是已文言自乾

坤二卦外多雜於繫辭上下傳中說者因以爲乾坤諸卦之首故特詳之或又謂坤文言不必如乾之詳聖人之文如化工之於物生意至處不必多寡齊同此皆臆度之說也竊意乾之詳者或多附會而諸卦之雜於繫辭傳如中孚九二等爻者乃其散逸者也至有併其文而亡之如桓寬鹽鐵論所引易辭得非明夷上六之文言邪至於上繫載亢龍有悔至是以動而有悔也二十九字本乾上九爻義則重出而所當刪者也熊氏朋來曰自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諸

卦文言散逸今見於繫辭傳者无幾而乾上九文言在焉足知傳中釋爻辭者即諸卦之文言也故其爲書嘗以繫辭中孚九二等爻所釋辭義摘爲諸卦文言除乾上九重出者刪去外悉附文言傳後若草廬吳氏則依上下經卦序而以釐正之分爲四章乾卦爲一章坤卦爲一章其餘在上經者爲一章在下經者爲一章亦未見其區分之當也孔氏則以乾之卦爻分六節坤之卦爻分七節以後卦爻各分一節今從其所定節次爲章而坤則定爲二章云〇文言傳

自鄭康成以後皆序於繫辭傳後至魏王輔嗣始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而上加文言曰以別之邵康節胡安定晁景迂程沙隨諸本則置繫辭傳前謂文言傳爲重釋卦爻未盡之義而繫辭則泛論易理也以今觀之繫辭傳者釋文王周公所繫彖爻之辭文言傳者文孔子所釋彖爻之言也二傳雖皆講師之所傳而其序則當先傳文王周公之言而後及孔子也故草廬吳氏仍從鄭氏之次置文言傳於繫辭傳之後而刪文言曰三字今從之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長丁丈反下同

善者性發爲情而未有所雜之名即仁義禮智之端也四端非仁不能生仁如君之統衆故謂之長猶孟子言尊爵也嘉美會合也利者義所裁制而使有成功之名幹者事之質如木之有幹乃枝葉所依以立也體仁者以仁爲體非比而效之之謂也人之所以能爲尊者在仁如春起生物之端而爲四時之首也

故曰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於禮之節文无過不及而適合於中如夏之萬物暢達生意充周而條理分明无有不到也故曰足以合禮物說見繫辭上傳第十一章利物則物各有成而於義始和蓋義者制事之宜必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其心始安否則必有所羞惡矣所以憂其太過而裁成之是利雖以成功言而實斷於義如秋之愀然不樂而有以節其過也故曰足以和義貞者歸於靜正也固者堅久之意靜正之本體也貞其所固則知而弗去本體常存而事之往者皆於此藏焉如冬爲萬物之所終而立物之幹

也故曰足以幹事此先分釋四德之義而言君子之

應用能備此德也行運行不已也運行不已則由元

達亨而斷成功以歸於貞所以爲乾一有不行則私

欲間之而乾道息矣夫乾健德也君子人也故以四

德之行見健則可就以健目君子則不可盡以四德

分言其義於前而以行四德總釋彖辭於後以觀會

通則其合一之旨可以相因而見矣後儒以文王之

言非並列四德者遂謂四德之說出於穆姜而引之

爲拂經此豈知文言立說之本意者哉餘見本卦彖

辭

右第一章

此申釋乾之彖辭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樂音洛行下孟反幾音機離力智反

隱謂隱居在下也人當亂世混俗則守不能不移潔

身則名不能不重能自安故不易乎世能自晦故不成乎名世以在人者言名以在我者言遯者藏其身而迹不露也不易乎世則本无狥時之心故雖違世而亦无悶不見是者善其行而人不知也不成乎名則本无要譽之心故雖失名而亦无悶悶謂含怒於心也樂謂无悶也憂謂非其所樂也心之所樂則爲之故雖遯世不見是而亦以爲安亂世而狥時要譽心之所不樂也則違之而不爲確堅貌拔如拔木之拔言當隱之時中有健德爲主確然如木之不可拔也如此則隱微之地有以立德之基矣○正中以時

言謂不潛未躍而在田也庸常也言行有常謂无時而不謹信也謹信所以閑邪邪不能入則誠存矣善世謂善蓋於世也伐矜誇也心虛而不自足故不伐此可以見其爲已之學矣德博而化謂德足以廣施而化人非謂德化之已成也蓋九二在田未當君位然既離隱身與物交其德已有可見是亦大人之德也此下古本有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十三字草廬吳氏以爲下文重出而去之○進謂日新不已也脩謂治之使精也居存諸心也學以忠信爲德忠信者誠也然必有業以居之然後忠信有可立

忠信之業脩辭而已德以誠進業以誠居見忠信之爲本也居業而曰脩辭非謂脩飾言辭使足聽聞也蓋學以業爲實行行有不逮則謹於言而不敢放使言必顧行云爾至者事之方來動之微也終者事之既往過之化也知其至而至之則幾无所失而明應變之端卽神以知來也知其終而終之則義有所歸而存制宜之本卽智以藏往也此二句進德脩業之極功脩業卽所以進德以功夫分而爲二則非矣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如此九三危位居上位應事於外也在下位守身於內也因其時之當惕而惕若

之心略无間斷故雖處危位而在上在下皆得无咎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乾之爲德惟於惕字見之○上下進退本一意上下以位言進退以事言謂進而在上退而在下也常者事之經恒者心之定无常无恒本或字言爲邪謂溺於燕安之私離群謂從其獨善之便蓋九四方當外體任事之位而上近九五不可退步之時必須及時勉進以致成功故一躍即可以飛不然則或退而在淵矣此欲其必進也必進故得无咎○同聲相應如鶴鳴于和之類同氣相求如磁石引針之類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

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生風
風從虎也凡此六者皆氣類之相感召也以發聖人
作而萬物覩之意道德出於天者也師傳以道德訓
導聖人是本於天而親聖人於上也材貨生於地者
也民庶以材貨貢獻聖人是本於地而親聖人於下
也各從其類而利見之所謂萬物覩也萬物利見聖
人似與交義微有不同當更詳之○九五貴之位也
上九在五之上已過高而无位无位則无民也賢人
則聖人在上九之下位則爲九五也位在於五而民
從之則无有輔上九者矣於龍已亢理宜有悔若未

變則未見其過可以安靜而居之旣變則爲動而其過已顯然在乾體不終於亢也故有悔有悔則能反於正矣此見乾道之能不息也

右第二章

此申釋乾卦六爻之義○按乾六爻純陽无一毫陰柔之雜故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但六爻通例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易之爲教所重在德而亦因位以明之學者當以意會而已說理會編卷十有論乾龍潛見惕飛之義者其說頗詳互相考証亦足以發明云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舍音捨治去聲

下在下位也○舍謂棄而不用○行事謂行其進德脩業之事○試試其可也○上治居上而治下也○災害也悔不改而後有災當詳爻義○用九則剛變爲柔所以天下治也

右第三章

此亦申釋乾六爻也但於經義多所不合不但剽竊并无妄之文傳文而已夫見龍在田本无

時舍之義而亢龍有悔亦非必致之災且用九所以發諸卦陽爻之通例而專屬之乾元則於義似亦未精也意此必後人之所附會者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偕音皆

陽氣潛藏是以氣言非論德也○天下文明言天下被文明之化恐非所以語九二也○與時偕行則乾乾因其時而惕也○革改革也躍而升上然後為革○位以德居故以天德為位○極則能反而悔悔則

能改而不終於極○天則者謂天之明命本有限而不過以剛變柔之義也

右第四章

此與前篇大畧相同似亦附會之言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始本元言由始而達於亨也性情者謂性其情也利歸於貞則情約於性矣此釋乾四德之義○美者文

之嘉美所會以合禮者也以義裁之而有成功則利天下矣不言所利見貞之涊於无迹也此皆乾道之能以申釋四德之本於乾而贊其爲大也剛者堅而不屈之謂健者剛而不已之謂中者以心之不近四旁言正者以理之不移定體言无過不及然後爲中以位言則二與五也中未有不正者非必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而後爲正也但所遇之位或有偏勝而失其本體之中然後爲不正雖其一事之正亦中之所爲然不能保其常久在中則不可以爲中必二五相資而後可以不失中耳剛健者乾之德中正者德之

善純者治絲不雜之名粹者治米不雜之名皆言其无一毫邪穢之雜不雜然後爲精此因上文贊乾道之大而言乾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剛健之德至善而不雜也六爻異位隨其所遇而發揮之不過因人情而旁通乾義耳其實一乾之所爲而已情說見繫辭下傳第十二章○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起下句言聖人體乾之道而乘六龍以御天則其德施之普如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

右第五章

此亦申釋乾卦彖辭於義亦精但引彖傳語以

成文則似後人之所掇拾耳自此以後語多精
粹不可盡謂其傳不出於聖人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
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
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
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行並下孟反未見見龍二見字並賢遍反重並直龍反夫音扶喪息浪反

德成則爲行而日日可見於用此以成德言也初九當潛之時隱而未見於用以行之未成也行未成則非成德豈可遽用哉○學聚卽中庸所謂博學也問辨卽中庸所謂審問愼思明辨也經傳凡言學問者皆本此義仁行卽中庸所謂篤行也然行之不息唯寬裕不迫而存之於心者能之故言寬於仁之上此

其所脩亦君德也但九二在田非變化之位未至於亢
成耳○重剛者因六爻皆陽而發唯乾可以言之先
儒皆謂九三以陽居陽爲重剛則與九四之重剛相
礙而非所以語乾矣不中者九三不在中位非在中
之德也如此則易於有偏而况三當內體之上人位
之陽未至於天則非五之可以大行矣巳離於田則
非二之可以自善矣事物之交隨陽觸發至危之地
也因其時而乾乾惕若不少息焉然後可以无咎也
○九四重剛不中與九三義同上而在天造其極者
也下而在田守其常者也三爲人位而在內體猶非

任事之臣君四近五重任所歸當勉於進步而不可遲疑者也遲疑則不進而墜於淵矣疑之者其心疑於不進而恐或墜也故得无咎○合與之混合而无間也德以天地生物之心言明即德之昭著而可見處序即德之流行而有倫處吉凶即德之安於善而不安於不善處此以理言皆天也先天謂大本常立幾動於未有事之前而理之先見者不能違也後天則因其理之見者奉而行之各隨其時也以本體言則曰天不違以功夫言則曰奉天時其實非有二事也能奉天時正所以先天而天之所不違者即在於

此故下文但曰天且不違而不曰奉天時也理出於
天則无爲言其自然也理具於人心則有覺言其必
感也人心之感如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悅之類鬼神即人心之靈非以氣化言也
然而吉凶與天地之鬼神合者亦即此耳此言九五
大人之德合於天而感於人所以利見之也比於九
二則德爲盛矣○進退以身言存亡以位言得喪以
祿言心失其正則不知其亢得正則進必知退存必
知亡得必知喪唯聖人能之雖上九時當其亢而不
至於有悔也古本知得而不知喪下有其唯聖人乎

五字胡翼之以爲羨文革廬吳氏亦以爲下文重出

而去之知進退存亡之下不言得喪省文也

右第六章

此亦申釋乾六爻義皆以德言但其所謂德者

自始學以至成德之序與第二章通以聖人之

德言六爻者不同隨其所取之義而觀之可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

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之所以爲坤順而已矣至柔者柔之至也柔不至

不可以爲順動謂靜中之動則剛爲柔中之剛矣靜

者寂然泯於无迹也靜惟其至則无所動於剛而爲
順矣然而德方則事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見坤之
有常也靜中有動柔中有剛所謂牝馬之貞者如此
剛則不撓即直内之正也方則制宜即方外之義也
方以剛爲體剛以方爲用合一之道也後者後乾而
以之爲主也得所主故有常此以德言正剛方相爲
體用之意彖傳所謂後順得常者如此含萬物者含
乾生意於其中也含則所畜者大而其化有光輝矣
此以功用言彖傳所謂含弘光大者如此此皆承乾
之事非坤道之順而能之乎時行者奉天時也正見

順意此章所重在順先儒乃以分釋坤元亨利貞之義而曰主下當有利字失之矣

右第七章

此申釋坤之彖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

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于偽反夫音扶

積者漸之所積慶以福言殃以禍言積久則有餘而流於後世矣凡弒父與君惡之大者皆起於一念之悖逆以漸而積成也辯當作辨謂辨之於心即謹微也與從言之辯不同從言之辯以言辯也易中有互文者當以此義正之蓋坤道之順主於乾者也主於

乾則剛而能斷不牽於柔然後其順爲正若但順其所爲則當陰柔用事之際易以從邪耳夫初非不善之位也而幾從此始於此不謹則成大惡惡之大禍之大也故特以順言之寓戒深矣朱子以順當作慎非也此釋坤初六○直則心无回曲而常守貞故謂之正方則事有區分而皆得當故謂之義内所以直非敬不能外所以方非義不能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合内外之道也敬義立則德在我矣不孤者謂積德充盛非止一行之脩一善之具而已此所謂大也有敬以直乎其内有義以方乎其

外唯成德者能之而至於充盛則所行皆順无所疑
矣坤之六二本體中正故能如此順不容於着力者
也若可着力則爲功夫當言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而
爲徤矣朱子謂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
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
之立而自直自方者本爲坤發也若以敬直內以義
方外爲皆非則書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
得爲聖學而乾道安得有自強哉故敬義言於坤則
其不正助處乃是順也此釋坤六二○美者陽剛所
章之美也陰本无美可章而三爲陽位故有美然在

坤下體而以六居之含三之章而不發則所畜者大矣及陽顯於有爲謂之王事陽美雖含然死不發之理當其發時而六以陰從之則本其能含之德亦不敢有其成功也蓋地道以從陽爲順必待陽先倡而後代之有終此即死成之意也以地道明坤之順而併及妻道臣道以類從耳此釋坤六三〇陰得陽而後可以有爲四在群陰之間而以陰居陰又非中德則爲隔絶之時矣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而草木蕃盛上下交而志同君子道長之時此以引起下句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上下不交而君子道消此賢人

之所以隱也上言草木蕃下言賢人隱互相備也當此之時正與否以儉德避難者同不可不謹密以自守也故括囊則得无咎而亦无譽也此釋坤六四○黄者中德之象黄中者中德在中之義也其德无所不通而有條理謂之通理蓋中德之在中者不通則不能泛應不理則不能曲當故以言德之本體如此正位者正其位於五也五尊位德可遠施故以正位言居體者存此德於心以立應事之體也體而曰居則无下體外見之義而先儒以釋裳字何哉蓋此二句本以美在其中爲重而起下文也暢達也四支兩

手兩足也黃中之德發而措之於民以爲事業而後見其德美在中之至然事業之及人必假於手足之運動未有發事業而不由四支之暢者四支者人之所見也裳之所飾乃在於此故特言於事業之上以明裳字之義不然則美之所發重在事業何必先言四支哉此釋坤六五按五與二體皆中順其德非有二也但二以中之裕於已者言五以中之加於民者言以位異而義不同耳○上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而疑之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

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猶未離乎陰類故以血言當陰陽有定位之時陽爲天玄陰爲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玄黃血屬乎陰者也而混乎陽矣疑字當作陰爲陽所疑説先儒誤以陰與陽相敵爲疑則主乎戰者陰矣不可以言龍豈陽剛爲主之義哉此釋坤上六

右第八章

此申釋坤六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草廬吳氏曰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凛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

右第九章

此釋否九五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徒玩反

以處世言則出處不同也以處事言則語默不同也

人各一心則相拂而號咷其心旣同則相悅而笑矣斷金者心不移也故有斷金之利而言之相得亦有如蘭之馨心之同者如此蓋有大同之心則无閒於物我所謂同人不過一此心耳九五旣同而相得之位故發此義

右第十章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信者德之實也大有以剛健爲主至於上九居離之上而剛德猶能有乎所謂履信也在六五之上則雖剛而以柔濟之其心又能思順者也陽剛在上賢而不在人下者也人之德主於信所以順乎天者此也而尚賢則又信順之過人者矣爻義本爲天祐而發然天必因人之助而祐之故兼人助而言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

右第十一章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者力之盡功者勞之成不伐其勞正以不有其德也學以爲巳爲心不事炁揚於外爲巳則積德日厚而於功業无所動其心故以不伐不德爲厚之至以功下人即是不德乃謙之恭也言功語辭如說卦傳之說言成言詩之溥言駕言也德盛本厚之至而言德盛所以禮恭存位即有終之吉程子曰致恭存位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故也

右第十二章

此釋謙九三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幾音機先見之見賢遍反斷丁亂反

諂媚也瀆褻也皆因豫而言豫悅之道上交者常以欲取容而流於諂下交者常以欲干譽而流於瀆諂瀆之初其幾在於獨知之地耳於此不知則諂瀆之

勢不可遏矣豫之下體爲坤豫悅之來易至於順六二中正之德能鑒於微者也故於此發知幾之義介者幾之分辨處也石言其斷也於幾之辨而斷然如石不待於終日之留言其斷之速也終日則豫而遲矣幾者動之微獨知而未有形也知幾之知即是幾之不息幾不息則爲吉事之祥故曰吉之先見漢書於吉之之間有凶字而先儒信之誤矣此以上言幾之貴於斷也幾藏於隱而未著於動乃柔德也故知幾即是知柔然彰之著於有形剛之發於有事皆即此微柔之處而知之非知幾之外別有知也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故曰萬夫之望此言知幾之所以爲要也

右第十三章

此釋豫六二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仁者心之德不仁則己所獨知故可恥義者事之宜不義則人所共見故可畏而小人則不知不仁之可恥不義之可畏也故不誘以利則不能勸其爲善不

懾以威則不能懲其爲惡噬嗑之初獄未成之時也逮捕罪人械其足以待訊非惡極而不可解者也故曰小懲因此知耻知畏而終身不敢爲惡以犯大刑則所戒者大矣

右第十四章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何去聲去上聲

噬嗑之終罪惡之極也何校滅耳正見其不可解也

然其來有漸以積而成可見人之當謹於微也

右第十五章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行之復扶又反）

殆將也庶幾近詞蓋發不遠之意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也當其違時雖微有所失然本體常明一違即覺未有貳也故其過爲不貳若過而不覺即爲貳矣有不善未嘗不知見心體之本一也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貳也不貳未嘗離道故曰不遠之復未離本體

何至於悔哉此顔子所以爲庶幾也

右第十六章

此釋復初九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藉在夜反錯七故反夫音扶）

大過陽剛之過者也一陰在下則剛以柔濟矣藉用白茅之象也苟聊且之意初本下位錯諸地者也當此之時雖陽剛居之亦未爲過而藉之以茅則恐其太過而濟之以陰也其愼可謂至矣薄猶輕也陰本

輕而能爲重見陽之不可无陰也

右第十七章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信音申蠖烏郭反蟄直立反

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理之所約謂之歸心之所極謂之致同歸一致一本也殊塗百慮萬殊也先言同歸一致而後言殊塗百慮所主在本體也夫百慮之殊塗者亦思也而曰何思何慮者蓋小德之川流皆本於大德之敦化凡幾之所覺能通於微者亦皆天命之自然豈容起一思慮之念哉故何思何慮非死思死慮也猶云思慮當着於何處耳若咸九四之思則別起一念者也爻以貞吉悔亡爲義本非不正之感者但至於聖人一以貫之之地則事之往來或有停機其思猶爲物來所動而往亦不見其有寂然

者雖其功夫所聚之德亦如朋類之從而待思以得安能順往來之自然哉此因朋從爾思而言思動於所感者非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日月之生明即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也屈則過而藏於无用信則至而顯於有為其屈也所以歸寂然不動之根其信也所以達感而遂通之用感者信所以感者屈也蓋以屈信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利即所謂成功也成功因朋從而言此以天運明往來屈信之理以起下文見有屈然後有信而思之所以不動也○尺蠖桑虫其步盈尺

而行則一縮一伸蟄藏也龍蛇至冬而蟄此因上文屈信而言物類皆以屈爲信之本以況聖人先立寂然不動之體也精義入神者研幾之動而義極其精隨感而應其妙入神即周子所謂感而遂通者神也此信而達於用者故曰致用用而成功謂之利德所以安其身者也德至於崇則精義不已而有成功矣精義所以致其知也若其過而往者則不可得而知此以屈言窮神即精義而入神也化則神之泯於无迹者以德言化乃爲盛德此以信言聖人之一屈一信往來无間而以屈爲之本即九五所謂咸其脢者

此其思之所以未嘗有動也與九四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不同矣

右第十八章

此釋咸九四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乘並繩證反冶音也

作易者謂作爻辭之聖人也此爻之義所重在解特以解非其人則處之失道不足以弭亂故以盜言耳

然盜之所以不解者以處上位者非其人也六陰柔小人之才也三陽剛君子之位也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寇盜之所欲伐也伐者聲其罪也以位言則曰奪以惡言則曰伐非二事也慢藏謂曝財慢其藏也冶容謂女子艷其容也本欲言誨盜而以誨淫並言之耳此見自我致寇之意

右第十九章

此釋解六三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射食亦反隼恤允反括古活反括結礙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於變而无所碍故出而有獲

右第二十章

此釋解上六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音因縕紆云反

絪縕氣機交密之狀構亦交也自厚之不雜者而言則曰醇自專之不雜者而言則曰精皆言其生意之

真也天地以氣化言化之統體在損則乾坤之體也男女以形化言化之支分在損則兌艮之交也氣必假形以生非二事也雖物類得形氣之偏而其發端處未嘗不真故以醇精起致一之意致一以理言損乾上陽交以益坤而爲主於上損之爲兌而益之爲艮其致乃一見誠之不貳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此釋損六三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其之易以致交）循理則身安康動者行發乎邇見乎遠也坦懷則心平易語者言出乎身加乎民也交下交也言行足以一民所謂定其交也求猶責也全謂德全三者皆立心有恒之事所謂益者如此民之與繫於所率之善行有闕則必致人之背己而身多危故民不與民之應繫於所感之誠信不孚則必畏人之擬己而心多懼故民不應言行本不足以交於民而乃責民之與應民心豈肯歸哉民心不歸則或有傷之者矣擊之

故傷此皆因於德之不益也與舊本作與與則有二與字而意重矣草廬吳氏以上與字作輿比於郭京作輔字者其義爲長今從之

右第二十二章

此釋益上九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蒺音疾藜音黎

以柔揜剛所以爲困然二之剛將遇兌而通而三猶揜之是初既揜而揜猶不解則其揜如石之重矣二

非可以終捨者也故曰非所困而困焉據則久居其所之謂也困陽則但辱名而已久困而據之致危之道也危則必至於死而後已見困之不可不學也死期之期陸氏釋文及東來呂氏音訓皆作其

右第二十三章

此釋困六三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知音智鮮上声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折之設反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德言其仁知言其智力言其勇九四任事之地宜有

違德以居之无其德則不能勝任矣

右第二十四章

此釋鼎九四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下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階梯也人臣爲國謀者比幾事也其事一泄則小人或有敗之者矣皆爲臣而發以見國事所繫之重也

右第二十五章

此釋節初九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行下孟反　見賢遍反

樞戶所轉之根機弩所發之牙皆謂發動所由也此以言行之感人者發明同聲相應之意○按禮記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亡其文疑即謂此耳

右第二十六章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舊本誤在繫辭上傳

易學四同卷之七終